



琴台客聚 潘國森

九運機遇多挑戰亦嚴峻

2024年對應中國傳統夏曆歲次甲辰。夏曆屬陰陽合曆，源自歐洲的公曆則是陽曆，二者當然不可能完全融合。夏曆以春節正月初一為一歲之始，甲辰年春節在公曆2024年2月10日。但是術數應用則以立春為歲首，每年立春大概在公曆2月4日或5日。換言之，中國曆法因應不同「用途」實有兩個歲首（其實還有冬至和大寒兩個較冷門的「歲首」，這正是「冬大過年」的原因）。甲辰年立春在2024年2月4日下午4時許，對於術數家來說這天早上仍算是「癸卯年」，黃昏後則是「甲辰年」了。這時還未到正月初一呢！

「二十年風水輪流轉」是玄空家的說法，「三元九運」每運20年，每隔20年就要轉運。甲辰年立春後，就由八運（2004年甲申至2023年癸卯）轉入九運（2024年甲辰至2043年癸亥）。「八白星」由當旺轉為退氣無用，輪到「九紫星」登場當主角。前一兩年已經有不少人對風水術數沒有太大興趣的朋友，好奇地問九運以後要如何應對新的世局。可見近年資訊發達，許多傳統民俗又重新炒熱起來。

上一次九運由1844年甲辰起，到

1863年癸亥為止。這20年是英國人以利炮艦船打破中國大門後，中國陷入內憂外患的沉淪世代。今次九運則是見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歲月。可見單憑三元九運的基本理論，並不足以預示世運的升降浮沉。

在剛過去的八運，每年都有術數家侃侃而談來年香港的經濟如何如何；卻罕見有人預測整個八運的世變。2004年是香港回歸祖國後第8個年頭，1997年回歸時金融市場受到西方資本狙擊，2008年又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決定義助美國，讓其渡過經濟危機，結果卻換來「恩將仇報」。這回八運中國的進步神速讓全世界都有跟不上的感覺。我們在香港沒聽說過有哪位「預言家」能夠稍稍預告中國在經濟、科技和軍事等領域的一日千里。最戲劇性的世變，卻是八運最後兩年（2022年壬寅、2023年癸卯）的兩場軍事衝突，即俄烏一對和以巴一對。那麼今時若有向來活躍的「預言家」暢談九運如何如何，大概隨便聽聽便可以，不必當真。

世界舊有秩序必將有翻天覆地的劇變，「一帶一路」、進一步融入大灣區與香港過去的國際聯繫等領域，機遇極多、挑戰也極嚴峻。



人生感觸處 童心

少年作家班

當時光老人敲響新年的鐘聲，我的腦海裏滿是那60雙清澈的眼眸，以及陪伴學生在文字、文學、文藝之中穿行的日子，與他們分享寫作經歷和樂趣的光陰。元旦過後是考試周，然後就是春節了。我在優才（楊殷有娣）書院、漢華中學、中華基金中學開辦的「少年作家班」，要3月份才會繼續上課了。而那60名學生竟成了我這個元月最大的牽掛。

兩年前，在一次交流中，得知漢華中學著眼於學生今後前往內地求學創業、打算加大學生中文能力的培養力度，亟需寫作經驗豐富的專家支援。我感動於漢華中學的這份遠見，便主動請纓，策劃創辦了「少年作家班」。我自己編寫了教材，從經典的名家千字散文入手，在培養孩子們的中文閱讀樂趣中，引導他們領悟寫作的奧妙。記得有個理科成績特別好的學生叫施鐘霖，記憶力很棒，我重點講解的段落他總能一字不落地背誦下來。他後來在中文科考試中名列前茅，興奮地寫信給我：

「吟誦，讓我對中文的美有了全新的感知。雖然我以後不一定成為作家，但我一定可以自豪地說，我能很好地掌握母語！」

學生們知道我在香港《文匯報》開了專欄，每一期都會找來看，有時候還會和我交流閱讀心得。前些天發表在本欄的《朋婚記》，優才（楊殷有娣）書院的小誠同學看到後調皮地問我：「老師，你在那麼短的篇幅裏寫出了淡淡的喜悅和憂傷，祝福和妒忌到底哪個多呀？」多麼可愛的孩子！我不禁會心一笑。

「少年作家班」3年來有300多人參加過。當我看到孩子們對中文的興趣與日俱增，寫出來的文章愈來愈漂亮，無限欣慰。作為一名作家，在創作之餘為香港的青少年做點實事，我倍感踏實。



作者與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少年作家班的同學們在一起。作者供圖



心窗常開 潘金英

歲末歲始 釋放積壓

走過這段3年疫情日子裏，我以為自己在生活裏，可以說心是那樣的空茫，融入了那淡淡的悲傷，和那低沉沉的憂憂的情懷，我無法確定自我，就彷彿秋風一陣一陣的悲傷而來，我無法判斷是悲傷被秋風送來，還是秋風本身就悲傷；也許二者兼併，也許什麼都不是；可見人的複雜。

枕著頭什麼也不用管，忘卻了自己，讓悵惘、厭倦、無助、憂傷，覆蓋住潛伏在柔軟的心房裏……我不理解何以李白、陶淵明能以如此輕鬆無所謂的態度，來對待後人重視之富貴財寶？何以他們能瀟灑揮筆，不問世俗，只問心？遺憾我不懂喝酒，如懂品酒，我會知道答案嗎？「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酒真是可令人細細品味那留在唇齒間的絲絲餘香，以此來讓自己沉澱解愁嗎？

冬日裏陽光是短暫的，帶著悲傷。風起的季節，在陽光裏我整理舊物時，無意間翻出了我的出嫁照片及初執教的少婦相。看著那些照片，我不禁沉進回憶漩渦中了……照片上那個英俊的小伙子，當然就是我丈夫啦！這時我23歲，他才26歲，從少男少女的不懂事，升級變成大人的成熟、穩重了，但是我們愛玩的性格似還未變改……可以猜出來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吧！是的，玩新娘！我玩到一半時突然卡住不想玩了。另一張是我帶領學生到電台做廣播節目，那時我多麼年輕青春啊，唉！這就是長大了的不好，再也不能像少時那樣自由任性地玩呀，帶學生更要一本正經做好榜樣。無論如何，成婚、生兒育女，是每個中華兒女必經之路；隨著時光推移，有些東西會變，有些則不會變。望著舊時照片，一瞬間還以為自己仍是少女；很驚訝自己早已為人母，而現在更已為人外婆了。處變不驚，此際仍相信，在我人生漫漫長路，我那份未泯的童心永不變改……

現在的生活，儘管要忍耐挨下去，仍願初心不變，努力自求多福，插出一個出口，蛻化出翅膀，將一切的積壓統統釋放，我會順著這條人生路努力邁步前行，一直勇敢堅毅地走下去，愈走愈寬，像個快樂孩子般與快樂自由安然地生活下去。



舊照中筆者(左一)與學生在電台錄音。作者供圖



琴袖乾坤 余似心

讓「音容猶在」的技術

至親或摯愛離世，常人難以忘懷，對他們的永遠離去，甚至留下遺憾。不過現代科技的發達，已可以讓亡者的影像和聲音「復活」，栩栩如生地站在我們面前或對我們說話，給在世者帶來一點慰藉。

大家有否看過去年江蘇衛視跨年演唱會上，以虛擬技術投影呈現出已故歌手鄧麗君的影像，猶如活生生地與歌手周深合唱，並能和台下觀眾開聊。對於懷念鄧麗君的歌迷來說，重見她「登台」演出，實在是萬分的驚喜安慰。

英國披頭四樂隊（Beatles）的歌曲曾風靡全球，可惜主音歌手約翰連儂（John Lennon）在1980年遇害。他生前創作的歌曲《Now and Then》，在原来的試唱版中，他的原聲難以被聽出來，他突然逝世歌曲便被擱置。隨着科技進步，至去年在人工智能的協助下，製作隊在錄

音帶中抽取連儂的歌聲，並消除背景雜音完成製作，其間橫跨了45年。成為了披頭四樂隊最後一首合唱歌曲。

「音容猶在」的技術亦治癒了不少心靈。美國一名男子的父親逝世一年，家人都極為懷念。剛過去的聖誕節，他以人工智能技術的字轉語音軟體成功匹配出與亡父相近的聲音、語氣和聲調，連他自己也感到是父親真的在說話。他以此做成了一張特別的聖誕卡送給對丈夫日夜思念的母親。當她母親打開聖誕卡時，看到多幀與丈夫的合照，不久，播出的不是傳統聖誕卡的歌聲，而是丈夫的聲音說：「嗨，親愛的，我愛你，我聽到了你的禱告！你要知道，你是孩子們心中最好的母親，是全世界最堅強的女人，我永遠都在你身邊，聖誕快樂！」可以想像這聲音會讓母親多麼激動。

人工智能的技術還在不斷發展，可創性極高，相信它能幫助我們跨越時空，直達心靈！



江蘇衛視以虛擬技術讓鄧麗君「復活」與周深同台演出（焚幕截圖）。作者供圖



戴春蘭

鄉村閒冬

田家少閒月。不錯的，在我們農村，隨時隨地可見來去匆匆手提肩挑的身影，有時停下腳搭兩句話，聲短而氣促。如果一個人空手老在村子裏悠悠逛蕩，必定會得一個「好吃懶做豬狗落」的罵名。

然而，冬天是難得的清閒。彷彿是冬日的清寒把漫長的毫無特徵的日子斷然分成兩半，日忙夜忙的秋收一結束，時間的節奏自然而然地慢了。緊繃繃的肌肉「啞啦」一聲鬆弛下來，每個人都成了懶洋洋的蝸牛，舒適地「窩」着半天不肯動彈，再冷的風也吹不開滿臉的適意。

大街小巷少了如鼓點般的腳步聲，任誰走路也四平八穩，顯得老成持重。偶爾見幾個男人扛着把尖嘴鋤，或者女人擔着擔肥水去「拉田」，隨便看看地裏的情況。半路遇上個熟悉的，男人就掏出煙打着火吸上了，女人趕緊放下擔子聊起東家長西家短起來。不知誰不經意間抬頭看看毫無熱度的日頭，驚訝：「這麼快就中午了？」趕緊匆匆道別往自家田裏去。

冬野早已收割殆盡，裸露着犁黑的肌膚，襯着遠方青藍的天空與山，更顯岑寂。一頭老牛慢條斯理地倒嚼着，明澈的眸子望向你，像對歲月一目了然。幾隻雀鳥在田間起起落落覓食，邊呢喃細語。有了牠們的陪伴，冬野樂不可支，

瞧，那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就是牠抑制不住的歡呼。「拉田」的人可沒工夫欣賞這一切，他們也不脫鞋，劈頭蓋臉地把肥水潑向油菜青菜，再隨手鋤兩把草，摘兩把蔥蒜，就轉身回家。幼時，我家餵了不少兔子，經常要在不上學的時候到田裏拔兔子草，清楚地知道，在百草枯衰的冬季，油菜地裏菜園子時的最草最為鮮嫩青翠。因了人們的閒散，一丘田就能拔滿一大糞箕。

我家與戴氏宗祠對門。陽光燦爛的日子，門前的空坪上擺了一大排竹椅，坐滿了曬日頭的人。有帶着彎月刀刮芋子的，有帶着針線毛線活計的，更多的是籠着個火籠前來閒坐聊天的。他們聊的話題跳躍性極大，從老時節的傳說到村子最近的新聞，從電視的情節到誰誰家的婆媳不和，無所不談，簡直是「地方新聞中心」。陽光一寸一寸地移行，跨過宗祠翹起的獸形飛簷，細細親吻他們溝壑縱橫的臉，留下黑銅色的印痕，甚至比五黃六月還來得明顯。

周末寒假滿村瘋癲的孩子們難得閒靜下來，一定是老人家開始「講古」的時候，七仙女配董永，老虎報恩搶親，托着髒下巴聽到一瞬不瞬，小腦瓜裏展開無邊綺麗的想像。還記得小時候，我聽牛郎織女故事時，問了個特別「圍城」的問題：「為什麼大家天天燒香想成仙，但天上的神仙都想下凡來呢？」引得整個坪的人哈哈大笑，直誇我「人小

鬼精」。更多時候，孩子們喜歡偷偷地放個地瓜芋子土豆甚至花生豆子什麼的到火籠裏煨，不多時，翻動幾下，香味撲鼻，就是香糯饞人的點心了。

陰雨日子呢？那可是農家女人們大顯身手的時候。最常見的是煎薯板，從灶頭上拿下燻掛着的薯，用漏盆刷成薯漿，拌上鹽和碎蒜葉，一勺勺舀到熱油鍋裏煎。煎得正反兩面都焦黃後起鍋，配上溫熱的米酒「對鍋吃」，那色香味實在比很多大餐要好得多。「攪糊辣」也很能勾起食慾：在起「金魚泡」的水中，切入小塊的豬血，再一圈一圈、均勻地撒入地瓜粉，一邊用鍋鏟輕輕攪動讓粉溶解。等完全攪成糊狀冒泡開了之後，撒入細蔥花胡椒粉炸花生碎等。大盆盛上桌，一家人圍着「唏哩呼嚕」大口吃着，額頭上很快沁出細密的汗珠子，冬寒便只能在門外踟躕了。

現在的我，整天飛速旋轉，離鄉村太遠，離喧嘩太近。然而一到冬天，我還是習慣性地閒下來。在睡到自然醒的午後，赤着腳走到陽光下，捧着一本喜歡的書靜讀。時間在身邊輕輕環繞，陽光像隻小狗溫熱地舔着我，累了就望着高遠的天。設若此時，能回憶起陸游先生那首並不出名的《閑居初冬作》中的兩句：「香碗蒲團又一新，天將閑處着閒身……早知閑巷無窮樂，悔不終身一幅巾。」那真是與此情此景無比契合，吟誦再三，簡直想自斟自酌了。



網人網事 狸美美

一碗牛腩河

上次說到小狸突然發現如今在港島鬧市尋求一碗牛腩河已遠不如昔日簡單，進而「順藤摸瓜」驚見愈演愈烈的香港老字號倒閉潮，其勢之猛，讓人不寒而慄。那麼，老店們為什麼存活不下去呢？

難逃兩個字：「貴」和「少」。

先是房租貴。香港地少人多，寸土寸金，商舖租金多年冠絕全球，比如曾勇奪世界最貴商業街頭銜的銅鑼灣羅素街某舖王，僅60平米面積，每月租金卻一度高達179萬港元。而作為商業嗅覺高度靈敏、商業操作異常嫺熟的香港，說蛇吞象的個人貪心也罷，總之那些商舖業主把握加租機會從來毫不手軟。2014年時，港鐵西港島線開通，業主們馬上大加租，有的老舖租金甚至上漲了四倍，直接觸發了平民舊區西環一線的小店結業潮。再比如被屢屢稱道的香港米芝蓮，外人們只知道這巴掌大的一塊地方竟然有近百間米芝蓮，實在太牛了。外人們卻不知道，有許多小店卻寧肯不要這些星星，不是不喜歡——哪個做餐廳的會不喜歡米芝蓮星星？而是因為登榜即意味着瘋狂加租，摘星的一刻也就進入了結業的前夜。以至於，在香港業界，米芝蓮直接有「死亡之吻」之稱。以2019年為例，一年時間結業了8家米芝蓮，其中一半是因為租金或租約問題。

除了租金，食材、人工等其它環節也都不便宜，綜合在一起，高昂的運營成本令獨立餐飲業舉步維艱。加上3年疫情百上加斤，不要說小店要賣多少碗雲吞麵才能付得起租，就是成規模的大店、名店也一樣難以為繼。

2022年結業、擁有百年歷史的蓮香樓，結業前每月的維持成本超過百萬，包括40萬元的月租，和至少六七十萬的其它開銷。

至於「少」，則是繼承者們太少了。香港的老字號，多是家庭生意，手藝都是家傳絕學，父輩們練成了絕技，闖出了名堂，但後代們卻很多不願意接手。這也怨不得他們，畢竟成長於香港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的璀璨時期，念過書、留過洋、見識過花花世界，又有幾個孩子不嚮往中環華爾街，而甘心回來每天手打魚蛋呢？於是，很多老店就這樣退出了。不僅如此，有的時候，不止是一家店，而是一個行業快滅絕了。比如港式鮮牛雜，如今比牛腩更買少見少，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執雜佬」——會宰割處理新鮮牛雜的人——全港只剩下16位。

而說回那碗牛腩河，它的失蹤差不多是集各種又「貴」又「少」的原因於大成。首先是香港每日的新鮮牛肉供應量斷崖式下跌，以2023年7月13日為例，當天全港鮮牛供應只有18隻，而之前鼎盛時僅港島每日就達200隻。肉愈少價格自然愈貴，肉檔進貨成本動輒逾5,000元，一旦賣不光就損失慘重，加上近年「庖丁」驟減，2022年時，全港鮮牛羊肉檔已不足300個，比2016年時足足減少了兩成。舖實肉貴貨還少，加上做牛腩真是要花功夫，鮮有二代願接手，那些好吃的牛腩店自然愈來愈少了。

雖然無奈，但似乎也還是有可以努力的空間，比如此時可能更需要政府有一些宏觀介入，加強老店扶持，增加保育途徑，就算留不住嫡傳血脈，也還有留住手藝的機會。（完）



信而有征 劉征

我一直覺得《西西里的美麗傳說》最精彩的高潮是在德軍離開之後，美麗的女主人公瑪蓮娜被當眾剃去頭髮。因為她在納粹時期勾引德軍，並獲得優待。現在戰爭結束了，她便像那些戰犯一樣被清算。女主角就這樣默默地忍受着敵視、暴力和謾罵，以至於到了最後，她不得不離開這個地方。每次我看到這個情節，我就要讚嘆一遍導演敘事手法的高明。他在描述「美」的時候，不僅僅表現了美本身，而且通過評判者的態度來昇華美。

意大利人向來都很擅長讚美美好的東西。就好比那部《美麗人生》，依然是納粹時期，一位身處集中營的父親騙自己的兒子這裏是遊樂場，要遵守遊戲規則，不然就會遭到處罰。不得不承認，在順境中表達愛與美極度遜色於在逆境當中。《美麗人生》如此，《西西里的美麗傳說》也如此。前者昇華了愛，後者凸顯了美麗本身。因為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愛和美都不會因環境而發生一丁點的變化，反倒更加堅定了。即便你折辱它、欺負它，但就是無法忽視它。它就是那樣卓爾不群。謾罵與羞辱簡直成了對它

的最高讚譽，它是在以一種不一樣的方式表達旁觀者的愛和愛而不得。

很多談論權利的哲學或者文學都會借用這種修辭。王小波在《黃金時代》當中描述了知青陳清揚，僅僅因為太美，就無端端被人懷疑她是個破鞋，可是其實人人都希望借由這種貶低和誹謗來對她進行一番心理上的猥褻。他們深知，了解是親近的開始，帶有性話語的談論則使親近達到了人盡可夫的境地。儘管這只是一種幻想。

法國人福柯何不像意大利人那樣樂觀。他不談論凝視的肯定意味，他談論消滅。他說，瘋子和犯人之所以一個被送進精神病院，一個被送進監獄，與其說是為了施以援手或導人向善，不如說單純是為了使之消失。因為他們都是不守規矩的人。在《瘋癲與文明》和《規訓與懲罰》當中，福柯談到了這種隱身術實施的歷史，它們的共同本質就在於讓感性消失。這是比仇視都有效的方法。幸好《西西里的美麗傳說》沒有無視，導演用流言蜚語、偷窺、侮辱作為對美的讚譽，終於使悲劇變成了喜劇。這或許就是美學的價值。

而且，有一點毋庸置疑。這些主人公對於自身的自我知曉會幫助他們擺脫困境。就像瑪蓮娜，無論在何種境遇之下，她都有些逆來順受。無論你是騎着自行車或者坐在露天咖啡座用目光追隨她，還是用武力脅迫她，或者甚至於謾罵侮辱她，她都不曾表現出怨恨或不耐煩。她就那樣隱忍和屈從，並在電影結尾的時候與小鎮居民和解了。這一切看似不可理解，而原因正在於她具備美麗，並深深知道這一點。因而，她在精神上就擁有了某種安慰和富足，這支撐了她，給了她諒解的理由。

關於這一點，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當中描述了文學家貝格特。他說，當別人讚美這位作家的時候，他就那樣坦然地接受了讚美，並不以為這是什麼了不起的事。而當他為了贏得法蘭西學院院士席位時，他甚至會放低姿態去求告和討好。這些都因為他擁有寫作的才華。

或許，寬容就是需要一個人堅信他擁有一些什麼，而他又真的擁有一些什麼。就好比說，好的就是好的，無論如何，無論何時，無論受到什麼評價，好的就是好的。

愛與美